

科学理性与道德想象：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有机社会观

霍舒缓

(江苏理工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0)

摘要：19世纪科学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乔治·艾略特的创作思想。她将观察、分析和因果推理等科学方法融入现实主义小说写作，小说人物处于遗传、环境、家庭和社会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之中，揭示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艾略特通过家庭、地方共同体和自然景观等意象建构有机社会观，反思工业化与个人主义带来的社会问题。然而，艾略特并未陷入生物决定论，而是将科学理性与同情、想象力和道德责任相结合。本文认为，科学思想、有机社会观与伦理关怀的融合，构成了艾略特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特征，体现了她对个人、社会与现代性关系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乔治·艾略特；科学思想；有机社会观；现实主义；道德责任

课题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立项项目“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景观书写与英国性的流变研究”(2022SJYB128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 doi.org/10.70693/202607220045

引言

艾略特的社会有机说受到赫伯特·斯宾塞、奥古斯特·孔德、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乔治·亨利·刘易斯的影响。^[1]这些思想家的社会学立场以有机发展的视角来看待社会文明进步和前工业时代的社会传统的消失，有机社会观成为解决工业化带来诸多问题的手段和工具，这弥合了现代性带来的断裂现象。艾略特对历史连续性的强调，对过去的珍视，现在对未来的影响，构成了她的有机社会进化观。她强调个人在追求个体利益和自由的同时，必须时刻明确自己所担负的社会职责，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19世纪在科学进步的话语社会中，大多数的人们如《米德尔马契》中的人物一样，努力寻找自我的个人发展。事实上，如果不考虑社会整体的精神或者经济背景，个人的发展必然碰壁，不同的个体之间相互依赖，共同运作才可以维持整体，但社会整体论并不意味着和谐。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多数情况下将社会机体描绘成分裂失衡的状态，剥削、贪婪成为社会深层问题的原因。事实上，对社会失序状态的描述前提是预设了社会本身是和谐理想的有机统一体。维多利亚小说通过冲突、同情与和解叙事，目的是让读者参与社会问题的想象。由此，整体有机社会论提供了社会分析的方法，构建的道德框架使得小说家能够探讨经济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以及个体行为又如何反过来影响整个社会的状况。

一、科学语境与小说创作

乔治·艾略特对科学的关注以及在小说创作中对科学概念的运用成为理解其创作思想的关键。刘易斯在《海滨研究》中写道：

在最早的生命形式中，正如在最早的社会状态中一样，所有的一切是整体性的，各部分都各尽所能。没有独立的消化系统，没有独立的呼吸系统，没有独立的肌肉系统，没有独立的神经系统。动物的每一部分都在吸收、呼吸、收缩和运动；就像在蛮族部落中一样，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裁缝、自己的供应商、自己的建筑师和自己的律师。最后出现了社会分工，对整个有机体适用的真理，对一个器官就不再适用了。例如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胳膊去消化食物。^[2]

乔治·亨利·刘易斯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对孔德思想阐述的重点是有机主义的概念，即整体中的各部分功能之间的相互依赖，无论是身体器官还是社会中的个人，这对艾略特的有机社会观的形成有着促进作用。艾略特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弗洛斯特河上的磨坊》中进行了论述

作者简介：霍舒缓(1986—)，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我们用不着害怕拿着微小事物去和巨大事物进行这种比较,因为科学不是告诉我们,它的最高努力就是要确定把最微小的事物和最巨大的事物结合起来的一种统一性吗?我知道,在自然科学中,对于远观统摄事物各种关系的头脑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微不足道的,每一件单独的事物都能使他联想到广阔的条件状态。对于观察人类的生活,肯定也同样如此。^[3]

19 世纪的科学语境使得小说家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科学思想的影响,而艾略特受科学思想的影响尤为突出,“她在当代社会和科学理论方面的知识广度是她的同龄人所无法比拟的。科学思想不仅贯穿于她作品的隐喻和形象之中;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她与当代科学思想进行了积极的对话。”^[4]大卫·卡罗尔对乔治·艾略特的有机理论和小说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不管艾略特描写的是人物性格心理、社会、宗教还是艺术,她的思想都弥漫着有机体的思想。”^[5]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有机发展的社会概念调和了社会变化带来的不稳定性,强调连续性的重要性。刘易斯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内在的持续发展伴随着持续的稳定形式。”^[6]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理论家倾向把个人权力置于社会责任的框架内,将个人的能动性理解为与社会责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个人欲望受到对家庭、社群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义务的引导和制约。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以深刻细腻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例如《米德尔马契》中的女主人公玛吉处于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的冲突和矛盾中时,把社会责任看作是自己的行为准则。亨利·詹姆斯在谈到《米德尔马契》时认为这部小说“是达尔文和赫胥黎科学思想的回声”,表达了对科学侵入小说领域的反感。^[7]1965 年伯纳德·帕里斯出版了《生命中的实验:乔治·艾略特对价值的追求》(*Experiments in Life: George Eliot's Quest for Values*)后,评论界越来越关注科学在艾略特小说中的作用。

二、有机社会理论与共同体建构

有机体主义几乎遍及 19 世纪文学和文化的各个层面,经济和社会相互依存的有机关系最明显地体现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创作中。有机社会观在维多利亚时代尤为盛行,快速的工业化、城市扩张、技术创新和帝国扩张彻底改变了日常生活,加深了人们对社会相互依赖性的认识。密尔(Mill)在《论自由》(*On Liberty*)中乐观地认为社会进步就像个人发展一样,类似于生物有机体充满活力的成长;在《威尼斯之石》(1853 年)中有有机主义激发了约翰·拉斯金对哥特式建筑的自然主义构思;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社会有机体》(*The Social Organism*, 1860)一书中也将其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进化论的学说。人类社会同样遵循生物进化的阶段和过程,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19 世纪的有机思想得益于生物学和浪漫主义理论的发展,有机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学发展模式,反对社会结构静态发展的观念。艾略特并未将人类经验简化为生物学决定论。她的作品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融合了同理心、想象力与道德责任。事实上,维多利亚时期的有机书写是对社会传统模式下静态社会秩序概念的批判。正如乔治·艾略特在她早期的文章《德国生活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German Life*)中所写的那样,尽管社会在变化,但社会的高度组织性要求社会只能缓慢地变化,因此几乎不可能从外部强行进行变化。^[8]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以清晰的文学形式展现了经济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小说将个人的命运与阶级、财产、贸易及社会责任体系联系到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在艾略特的作品中,科学分析与想象力、伦理反思以及对人类责任的深切关怀相辅相成。她没有将人类描绘成自然法则被动的产物,强调人在社会与境遇限制下仍具备做出道德选择的能力。这种科学探究与道德视野之间的平衡,使艾略特区别于 19 世纪其他更具决定论倾向的思想家。

1856 年夏天,艾略特和刘易斯在伊尔弗朗姆(Ilfracombe)度假期间收集了一些微观物种,这些物种特征使得之后《米德尔马契》中费厄布拉泽(Farebrother)收集的物种有了真实的历史背景。艾略特在给查尔斯·布雷的信中描述了她在伊尔弗拉科姆的房间:“里面有黄色的蛋糕盘,一个仆人,以及装满了虫生动物、软体动物和无脊椎环节动物的瓶瓶罐罐。”^[9]艾略特在旅行期间的日记记录了她所收集到的各种人物原型和场景,以及“发现小小的红色系膜时的兴奋和的喜悦”以及“仙人掌的浅褐色触须像小蛇一样凶恶地摆动”带给他们的喜悦。^[10]这些自然史的物种为艾略特在伊尔弗朗姆访问期间所写的评论文章《德国生活自然史》提供了重要的隐喻。她总结道:对自然主义的理解使得我们按照自然史的复杂性来理解历史,“就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植虫动物、软体动物和棘皮动物的特殊团体在他们的皮肤中能感到自在”^[11]。这契合了赫伯特·斯宾塞的有机论,认为人类社会跟植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

有机论几乎渗透到 19 世纪文学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作家、思想家和社会评论家对个人与其所处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理解。作为有着社会责任感的文学艺术家,艾略特在小说中通过书写亚当·比德、玛吉·杜利佛和多萝西娅·布鲁克等人物的个人经历和挣扎,将其与所处的整个社会的精神进步联系起来。在工业化发展时期,现代性冲击着有机共同体,人们的身份认同受到威胁,共同体成为小说人物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艾略特探索了在社会精神共同体面临危机的时刻,个体在建构身份所经历痛苦。艾略特认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但是一切需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反对通过革命暴力的手段来强制改变。她长期与刘易斯生活在一起,受其

科学思想的影响,对自然界的植物和生物都充满着浓厚的兴趣,认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与植物的有机生长一样,遵循自然法则,新与旧之间不是替换而是相互渗透。乔治·艾略特对科学的兴趣以及小说中的科学概念,对于理解其创作思想至关重要。艾略特身处生物、地质、医学、心理学和进化论等领域迅速发展的时代,她密切关注当时的科学争论,并将科学的观察方法融入自己的小说创作中。

三、艾略特的小说创作观

艾略特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和思想家一样,被有机社会基础理论深深吸引。简单地说,有机理论认为社会是自然的有机体。她通过家庭、英国和自然景观等一系列概念,构建了自己的社会观,即有机社会优于工业化和经济扩张带来的新社会形式。^[12]简单来说,这一理论认为社会是根植于自然、历史、记忆以及共同道德情感中的有机体。对艾略特而言,社会如同植物有机体一样,通过血缘、家庭、地方习俗、宗教习惯以及情感等无形联系逐步发展。在艾略特的想象中,英国是由地方传统、乡村记忆、地域语言和道德构成的历史有机共同体。她的小说聚焦于英格兰的乡村,社区使她能够将社会视为相互关联的整体加以审视。

此外,这与在当时获得声望的新生物科学有联系。有必要指出,有机理论对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它们提供了用以反对工业化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富有表现力的术语。在这一时期,机器作为有机体的对立面,代表着不人道和不宜居的现代世界。然而,有机理论倾向于不反对一切形式的变化,而是在其中隐含着一个渐进变化的概念。他们认为,社会应该被允许像植物一样发展或生长,保持与传统社会相关的社会价值,但同时融入技术革新和经济变革。艾略特的小说为这些理念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形式,所以她不仅仅是在描述自然世界。艾略特在19世纪个人主义和工商业化的城市语境中,关注传统、习俗和价值观的弱化问题,试图重新定义和重塑社区的概念。艾略特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家,设想通过准确地再现社会,通过社会同情的觉醒来复兴共同体。

19世纪的社会思想家都试图用不同的方式来建构新的有机共同体,目的是恢复社会凝聚力和人们的身份归属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艾略特试图重塑传统观念以适应当下社会的现代化模式。她不是简单地反对社会的进步力量,而是将传统和现代结合在一起,以一种连续性、包容性和凝聚力的观点来看待社会的发展。乔治·艾略特在最后一部小说《丹尼尔·德隆达》中谈到了小说创作与科学研究之间的比拟:

如果没有虚构的前提假设,人类将一事无成。即使是严谨的科学,也要从一个虚构的单元或单位开始,在星体的不断运动中假定一个固定点,然后假定这个固定恒星的时刻从零开始。^[13]

她强调了个人在探索世界和社会的过程和科学实验如出一辙,认为自己的小说创作过程等同于科学的研究方法,文学和科学一样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是一种想象的建构。这表明艾略特在小说创作中,把科学的研究方法贯穿到小说实践中。乔治·艾略特在小说创作中有意将科学研究方法融入虚构写作的艺术之中。她的现实主义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简单描绘,体现了以观察、分析和因果解释为基础的严谨探究方式。如同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一般,艾略特细致地考察了人类性格形成的影响条件,尤其关注遗传、环境、教育等因素。她笔下的人物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由相互关联的力量共同塑造出的复杂存在。她的现实主义创作观以及对自然史的强调,对事物的细致观察和准确描述,这些都体现着她小说中的科学性。科学家在科学探索中要预先构建一个框架,设定理想的实验条件,然后将观察的数据或者现象置于其中,最后得出结论。艾略特的创作方法与此类似,在小说创作之前,小说的道德价值观或者社会历史观都得到规划和预设,然后通过具体的人物或者情节得以建构和阐释。乔治·艾略特对科学研究方法和小说创作的对照,使得她对社会科学的有机理论异常关注。

结语

19世纪英国社会科学技术稳步发展,工业化的大生产使得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流向城市,城市人口密度增加,生活环境逐渐恶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个人利益成为社会的价值观,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志,人类的道德信仰逐渐分裂。乡村社会的景观不仅被工业文明所改变,道德价值观和风俗习惯也逐渐分崩离析。土地对传统社会而言有着重要意义,超越血缘的邻里关系,信仰和风俗都与共同生活在特定的地方和土地上有着密切关系。工业现代化使得个人的流动性加强,传统的社会模式就会瓦解,随着而来的是情感和身份认同的危机。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谈到了可知共同体的问题,他认为乡村共同体是可知的,而城市由于经验和内部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完整或者可知的共同体变得困难。^[14]这点在艾略特的小说中得到验证,艾略特很少描述城市经验,创作的重心在英格兰中部的乡村地区,关注生活的日常经验,以一种近乎纪实的方式把社会经验贯穿到小说中。她意欲从可知的共同体中找到社会发展的原始模式,以一种保守的态度,用社会有机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来解决工业化社会中的断裂问题。

参考文献:

- [1] Suzanne Graver. *George Eliot and Communi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and Fictional Form* [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2] George Henry Lewes. *Sea-side studies at Ilfracombe, Tenby, the Scilly Isles, and Jersey* [M]. London: Blackwood, 1858: 60.
- [3] 乔治·艾略特.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M]. 伍厚恺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 296.
- [4] Shuttleworth, Sally. *George Eliot and Nineteenth-Century Science: The Make-Believe of a Beginn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ix.
- [5] David Carroll. "Janet's Repentance and the Myth of the Organic" [J], *Nineteenth Century Fiction*, 1980 (35):331-48.
- [6] G. H. Lewes. *Comte'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ces* [M]. London: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853: 234.
- [7] Carroll, David. *George Eliot: The Critical Heritage* [M], New York: Barnes & Nobel Inc., 1971: 359.
- [8] Thomas Pinney. *Essays of George Eliot*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127.
- [9] Gordon Haight. *The George Eliot Letters (Vol. II)*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52-3.
- [10] Gordon Haight. *The George Eliot Letters (Vol. II)*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52-3.
- [11] Thomas Pinney. *Essays of George Eliot*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288.
- [12] On the social applications of organic theory, see Suzanne Graver. *George Eliot and Communi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and Fictional Form* [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13] George Eliot. *Daniel Deronda* [M]. Ware: Wordsworth Classics, 2003:3.
- [14] 雷蒙·威廉斯. 《乡村与城市》[M]. 韩子满 刘戈 徐珊珊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232.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Moral Imagination: George Eliot's Organic Conception of Society in Her Novels

Huo Shuhuan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George Eliot's literary thought. She incorporated scientific methods, including observation, analysis, and causal reasoning, into her realist fiction. By situating her characters within complex networks shaped by heredity, environment, famil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Eliot reveals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Through such images as the family,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the natural landscape, she constructs an organic conception of society and reflects critically on the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ividualism. Eliot, however, does not succumb to biological determinism. Instead, she combines scientific rationality with sympathy, imagination,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thought, an organic conception of society, and ethical concern constitutes a defining feature of Eliot's realist writing and demonstrates her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individual, society, and modernity.

Keywords: George Eliot; Scientific Thought; Organic Conception of Society; Realism; Moral Responsibility